

## 前 言

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，有一段話这样說：“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，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（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，甚至更多的时间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，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。”接着又指出：“这种阶级斗争是錯綜复杂的、曲折的、时起时伏的，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。”这两段話精辟地告訴我們一条真理：千万不要忘記阶级斗争。

为了帮助藏、彝族人民忆苦思甜，不忘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司、头人、奴隶主

對我們的剝削壓迫，深切體會黨和毛主席  
給我們帶來的幸福生活，熱愛社會主義，  
我們特編了這本書，希望讀者好好讀讀它。

編者 1963年9月

## 目 录

- 奴隶的血泪史…………… (1)  
——記彝族战士欧其角洛的控訴
- 农奴主的滔天罪行…………… (8)  
——記藏胞呷登一家的遭遇
- 吉克洛曲翻身記…………… (22)

# 奴隶的血泪史

——記彝族戰士歐其角洛的控訴

我是在奴隶社会的苦海里泡大的。解放前，我家那幅血泪斑斑的悲惨情景，深深地記在我的脑海里。每每想起，心如刀割，怒火頓時涌上心头。冤有头，債有主，誰是我們的仇人？誰欠下了我們奴隶的血債？时时刻刻牢記在心。

解放前，我沒有家。父母和我及兄弟姐妹共十一人，东分西散，全是上无片瓦，下无插針之地的鍋庄娃子（注），連人身也不自由，成年沒命地給奴隶主干活，受尽了打罵侮辱仍不得一飽。

在奴隶主的眼里，娃子和牛馬一样，

任他枪杀和买卖。我大哥、二哥，在八岁时，就被卖给了另一个叫思札赫洛的奴隶主。大姐作为奴隶主女儿的陪嫁去当了头。在那个社会里，生离就是死别，儿女是父母身上的肉呵！可是毫无人性的奴隶主哪管你这些。我在四岁时，又和二姐、三姐一块被卖到离妈妈四百多里远的洪溪当娃子。我妈妈知道后，跪在奴隶主跟前，哭着央求，说我年纪小，等长大一点再走。他理也不理，举腿就是一脚。我妈妈本来身体很坏，哪里能顶得住呵！当场口吐鲜血，昏迷过去了。我和姐姐跑上去抱住妈妈边喊边哭，狠心的豺狼走过来，“叭叭叭”给了我们三个耳光，骂道：“小杂种，哭什么，死不了！”随手提起一桶冷水朝我妈妈头上嘩地泼下去。妈妈慢慢苏醒过来，一把抱住我们，泪水喇喇地流下来。儿女被卖掉了，连哭都不敢哭一声，心痛只能

忍在心里呵！我們就这样，一个个被奴隶主当牲畜拉去卖掉。

每当过年过节，奴隶主坐在温暖的锅庄边喝酒吃大肉，我还得跟着姐姐带着一小块荞糠粑粑，上山打柴。奴隶主穿着厚厚的新毡衣，而十四岁的我却光着身子，连条破裤子也穿不上。真是“富人欢笑，穷人悲愁”。

我媽生了我們兄妹九人，却一个也不在身边，常难过得吃不下飯，暗暗的伤心流泪。我爸爸見了总是长叹一声說：“別难过了，当娃子，能活下去就算好了。”在那非人的奴隶社会里，苦日子能熬下去的也实在不多。

1948年秋天，大祸又落到我們的头上。奴隶主叫我哥哥到烂坝子送东西給他女儿，我哥哥知道路上难走，有去无归，但哪里敢說个不字呢！只得背上东西出門。

在快到烂坝子的路上，碰到了奴隶主吉合洛加。他一脸横肉，刚喝了酒。这家伙看到我哥哥就说：“你这滥娃子也敢走这条路。”拔出手枪“叭”的就是一枪。哥哥负了重伤，回到家，只八天就死了。

大哥死了，狠心的奴隶主又叫我二哥去西宁买东西。走到李家坪，又被地主、国民党的马营长抓去，诬赖我二哥是土匪，抢走了东西，又用钢刀将我二哥砍成了三段，头割了挂在树上示众，身子就丢到了茅坑里。在万恶的旧社会，咱们穷人不是受奴隶主的折磨，就是被国民党枪杀，没有穷人的生路，就是连走路的权利也没有呵！

四姐听到大哥二哥的惨死，悲痛万分，同时想到自己整年吃的洋芋杆杆和莽糠，十八岁的大姑娘身上背块没毛的烂羊皮，连条遮身的裙子也没有，越想越悲惨，悄

悄悄地痛哭了一場，吞大烟自尽了。

二姐也跟奴隶主的女儿当了丫头，推磨背水，打柴揀粪，从早到黑没有一个完，稍不如意就要挨打。有一次二姐病了，奴隶主仍逼着她去拾粪，病人总没有好人揀得多，回来就将她吊起来，一連打断了三根竹子，还消不了奴隶主的气，又把姐姐餓了三天。姐姐再也受不下去了，在一个深夜里，她爬到我睡的牛圈里，抱住我哭着說：“角洛，姐姐不能照顾你了，你自己注意身体，有老板（即奴隶主）活的就沒有我們娃子活的，你姐姐不行了，你要記着給哥哥和姐姐报仇。”我虽小，也了解姐姐的心情，但有什么办法呢！我只是拉到她哭，她又囑咐了几句就出去了，第二天才知道姐姐跳岩死了。当时我顾不得奴隶主的鞭打，抱住三姐大声地哭，三姐眼泪直流。奴隶主思扎嗎嘛怕我三姐也自

杀，不几天就把她轉卖了，至今沒有下落。天下烏鴉一般黑，到处是穷人的地獄，三姐也許早被他們折磨死了。

大哥、二哥被国民党、奴隶主惨杀，二姐、四姐也被折磨死了，亲身骨肉遭到残害，做父母的哪能不痛心呵！我爸爸伤心得过不下去，想出去闖一下，深夜里他悄悄的逃跑了。但怎么能逃出奴隶主的魔掌呢？跑不多远，就被抓回来了，連同我媽媽一块吊在树上毒打，遍体鳞伤，鮮血直往外流。吊打还不算，父亲脚上还給带上鉄鏈，手連着头带上了大木枷，整整折磨了半年多。

党和毛主席派来了解放軍，我們受尽千年苦难的娃子终于解放了。我和三哥、四哥都回到了爹媽跟前，我們第一次尝到了家庭的溫暖和父母的撫爱。在党的教育下，三哥入了党，当了区长，四哥当了公社的

党支部書記，我也入了团。1958年春天，我入伍时，媽含着泪对我說：“角洛呵！我們穷人的天下要穷人來掌，枪杆子也只能我們來拿。这日子來得不容易呵！到部队好生的干，听党的話，別忘了过去的血海深仇呵！”

我决心加紧练武，握紧手中枪，我要用生命來保卫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，保卫伟大的祖国。

(何文浩整理)

---

注：鍋庄娃子，是最苦的奴隶，沒有人身自由，是奴隶主的主要财产，他們一般在鍋庄旁边劳动。

## 农奴主的滔天罪行

——記戴胞甲登一家的遭遇

我是巴塘县南区人。我爸爸媽媽都是土司阿呷的娃子(奴隶)。他們从小在一块給土司放牛、牧羊、种庄稼，长大后互相有了爱情。但是娃子要想結婚，必須得到土司的允許。爸爸一再向土司求情，都沒有得到“恩賜”，他們只好私下結了婚。这一来，就触犯了土司的“家規”，他要“杀駱給馬看”，把所有的娃子集合起来，将爸爸吊在一棵老柏树上，下边放着碗口粗的紅黑大棍和酥油浸过的生牛皮鞭子。土司阿呷一声嚎叫，狗腿子們便鞭棍齐下。爸爸起初还能一声声的惨叫，后来就昏过

去了。这时阿呷凶狠地向所有的娃子威胁說：“誰敢破坏我家家法，誰就象他一样的下場。”

从此，爸爸成了残废，一条腿断了，右臂也脫臼了，失去了劳动力，只得由东村到西村的挨戶討口过活。

### 大姐被逼进火坑

媽媽怀着大姐，仍拼命的給土司干活；土司还說她偷懶，經常輕一棍重一鞭的打，破口就罵：“討口子婆，騾馬下駒前还要馱一百多斤，你还比騾馬娇？”沒有人性的土司，我們娃子在他眼里竟不如一匹牲口。当姐姐降生前的一天，媽媽就被土司赶出来，連牛厩也不让住。媽媽产后才十天，土司就逼她上工，还不准媽把姐姐带进他家的大門，說是怕冲跑了“財气”。可伶的爸爸，只得背着姐姐去討飯。晚上

媽媽回來喂奶時，總要大哭一場。二姐、三姐和哥哥都是在這樣的苦日子裡生下，又在這樣的苦日子裡長大的。

媽媽四十歲時，土司嫌她年老干不動活，就打姐姐的主意。他叫狗腿子管家來給爸爸說：“你老婆年紀大了，身體又不好，土司開恩叫你女兒去把她頂替出來。”姐姐是爸爸用口含着牛奶和糝粑喂大的，是爸爸的心頭肉，哪裡肯答應。狗仗人勢的管家指着爸爸罵道：“死討口子，敬酒不吃吃罰酒，不叫你磕著頭送來，你不曉得好歹。”

第二天一個娃子跑來對爸爸說：“你老婆被土司打成半死丟在羊厩裡了，你設法救救吧。”爸爸一聽，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，但還是捨不得叫姐姐去過那種牛馬不如的生活。媽媽又暗地托人來講：“死活讓我一個人去受，決不能再讓孩子們去當娃

子。”姐姐听到后，哭着向爸爸說：“小羊要逃过豺狼的爪子，除非是豺狼不想吃，哪怕媽媽被打死，我也逃不脱他的魔掌……”

爸爸舍不得把姐姐送到火坑去，又不忍心使年老的媽媽被折磨死。他越想越伤心，捶胸抓发的大哭，想不出办法。爸爸哭了一陣，只得把姐姐送到土司家，这狼心狗肺的家伙，反翘起来，不让替换。爸爸說了不少好話，才算把媽媽換回来。

可怜的大姐姐，这时才十三岁，就当上了娃子，过着地獄似的痛苦生活。

姐姐当娃子去了，哥哥也被迫当了扎巴（注），我們一家五口，成天东游西蕩，討飯过日子。就是这样的日子，土司、头人、保甲长也不讓我們过下去。

### 二姐三姐遭殘害

二姐三姐漸漸长大了。她們在农忙时，

就幫人家打短工，農閑時，就紡毛線織毯子。收入雖然不多，但還能勉強支持全家飽一頓餓一頓的生活。爸爸媽媽暗暗的高興，常說：“我們老了，幸好有這幾個娃娃，將來還是有靠頭。”可是，在舊社會，我們這一点点幸福，不久就被土司、頭人剝奪得一光二淨。保丁和狗腿子，天天在我家（實際是一個土洞洞）周圍轉，常常趁着爸爸媽媽不在家，就鑽進洞裡來胡鬧，伸腳動手的。這個說：“嫁給我，有好日子過。”那個說：“給我當太太去。”在這種情況下，兩個姐姐只有逃避。我們恨透了這群野獸。一次我實在忍不下去了，罵了他們一句，就遭到他們一頓毒打，耳朵都被扯出血來。

在一個刮着狂風、落着大雪的晚上，一家人都凍得睡不着，起來燒格兜火擺龍門陣。我們正談着下雪天日子怎么過的時

候，突然“呯”的一声，門被砸开了，随着一群涂着花脸、执枪拿刀的强盜冲了进来。强盜們二话不說，立即动手捆人，給我們每人的嘴里塞上一块东西。塞好捆完后，就把两个姐姐搶走了。我們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以后，有人悄悄告訴我們說：“是土司的儿子带着狗腿子和保丁干的。”爸爸不敢說啥，可是媽媽气不过，就去告保长。保长拖长着臉說：“我只管收款收稅派烏拉（差役），誰管这閑事。”媽媽叫屈說：

“也有你的兄弟伙……”这下可把保长的面子撕了，他在桌上拍一巴掌，跳起来就給媽一脚。年老体弱的媽媽哪里能受得住穿着馬靴身强力壮的保长一脚呵！頓時就被踢昏过去。这还不算，保长又派人来把爸爸抓去打了一頓皮鞭。从此我又失去了两个勤劳的姐姐，一直沒有找到她們的下

落。只是以后听说：野兽们抢到山上，践踏够了，就每人以一百块大洋的身价卖到金沙江那边去了。

### 爸爸受冤被吊打

年关到了。有钱的土司、头人，缝新衣，修房子，杀牛宰猪，赶办各种年货。他们为了使丰盛的酒席更加丰盛，哪管穷人的死活。狗腿子们四出逼债，闹得村村鸡飞狗跳。我家是四壁空空，干骨头煎不出油，家里没有一粒粮食。过不去年，只得在过年的三天，分头到远一些地方去要一些糍粑吃。

一天下午，大雪纷飞，我和妈妈把洞子打扫干净，就蹲在门口等爸爸。天擦黑时，爸爸回来，他披着一身雪花，胡须挂着冰珠，一步一喘气，踉踉跄跄地鑽进洞里。他太疲累了，不等妈接住口袋，就一屁股

坐下，躺着直喘气。我看见那口袋胀鼓鼓的，伸手去摸，全是糍粑。我多高兴呀！拉着爸爸的手问：“是哪些好心人送的，这么多呀？”爸爸歇定气，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娃娃，好心的人都是穷人，谁家有多少给的，还不是多跑路要来的……”

说起积蓄这二十多斤糍粑的经过，他心里非常难过，但不管怎样，过年时总不会再完全饿肚子了。哪里想到“祸从天上来”。第二天土司的管家带着保丁和狗腿子，几十个人，一下把爸爸抓着捆起，一部分人鑽进洞里，把破毡烂片摔得满天飞。糍粑被翻出来了。一个保丁抓着妈妈的发辮，連打带拉地把她拖着走。我气不过，拾起一块石头，准备和豺狼們拼了，但是还没有打出去，一个狗腿子跳出来把我抓住也捆起来。

象前次一样，把我爸爸吊到那棵老柏

树上，一边打，一边问：“讨口子你从哪里偷来这些糍粑？”爸爸从来不偷盗，这分明是冤枉，但野兽们要达到“苦打成招”的目的，哪里容爸爸分辩，打了又问，问了又打，还想了个恶毒的办法，把我和妈妈押来跪在树下，对半死的爸爸说：“你不招，就把你打死！”爸爸睁眼看看我和妈妈，泪水象断线珠子滚下地，仍坚决不承认。豺狼们发狂地嚎叫着，一边打我和妈妈，一边又打爸爸。

### 大姐被侮辱又受毒刑

不久，土司借口要讨还我们欠下的债，又把我抓去当娃子，妈妈也被卖到别处去了。

在土司家当娃子，过的是啥生活呢？一句话：比牛马还不如。最惨的是我的大姐，她被阿呷派去伏侍他当大喇嘛的儿

子。那个披着袈裟的豺狼，白天百般的虐待她，晚上又去糟踏她。后来有孕了，临产时又赶走了她。村里好心的姐妹们去看姐姐，姐姐失口吐出了真情。这下惹恼了那个喇嘛，说是“侮辱圣僧，冒犯神佛”，竟动刑把我姐姐的嘴巴割开了。可是那个披着袈裟的豺狼，却连一根汗毛也未损，照样念着“玛呢”，依旧横行霸道，欺压人民。

我听到这件事后，非常愤恨，想去看大姐，而狠心的土司坚不准假。没法，一天晚上我偷偷地跑了出来，在一座小棚中找到了我的大姐，她一见到我只是哭。一句话都不能说，嘴巴被割破到耳根子，一动嘴皮，鲜血就流出来。

姐姐叫我给她缝。天啦，用啥缝呢？她从自己身上掏出一根做鞋子的针和补鞋子的线给我。我穿针时，手不住的抖，好象

刺到了我的心上。大姐呢？痛得手脚抽搐起来，还是要我缝，可我的手已经抽起筋来。我哭，姐姐也哭，哭了一阵，她的决心仍没有变。她两手抓着头发，一再要我动手，没法，我只得咬紧牙齿缝下去。到缝完时，她的头发已经被自己扯下了一大把。

第二天，土司知道我去看了姐姐，就叫狗腿子们来抓我。这时我的心头燃烧起了新仇旧恨，啥也不顾，拿起一条棍棒就朝他们打去。可是狗多势强，我没打着他们，左眼角上反被砍了一刀，还被捉去痛打一頓，直打到我死去活来才被拖出来。

### 大喇嘛刺瞎了妈妈的眼睛

妈妈被卖掉以后，心里一直记挂着儿女们，常在晚上偷着跑回来打听我们弟兄姊妹的消息。一天晚上，她来到村外，有

人告訴她，喇嘛寺說我哥哥偷了錢，把他吊着用火烤，快死了。我哥哥真偷了錢嗎？沒有！因為他聽到姐姐的生活很苦，實在熬不下去，就托人向土司求情，願意出錢把姐姐贖出來。土司估量我哥哥是個窮扎巴，哪來錢，就說：“好吧，限你兩年之內拿一百元錢來贖，到期無錢，連你也要來給我當娃子。”哥哥和一些窮苦扎巴商量，大家都樂意幫助，把得到的布施積蓄起來，果然，兩年時間就有一百多元了。哥哥帶着錢到土司家，滿以為姐姐這回可以逃出人間地獄了。哪知道，土司把錢接過手，哼了幾聲，忽然變臉說：“你這錢是從哪里偷來的？”哥哥連聲分辯：“是十幾個扎巴湊的。”土司卻硬說是哥哥偷寺廟的東西賣了，命令狗腿子用繩子捆住哥哥，送到喇嘛寺。大喇嘛是他的兒子，當然和他一鼻孔出氣。他們把哥哥吊

起来边打边問，要逼哥哥承认，不承认，就架火烤。帮助哥哥的那些人看到不忍心，一齐出来求饒，証明錢是大家的布施湊的。大喇嘛失去借口，只得把哥哥放了，但已被烤得半死。

媽媽去看哥哥，被大喇嘛抓着，打了一頓之后，取出鋼針，恶狠狠地說：“叫你看吧！”一針穿进她的眼里，媽媽立刻就昏倒了，醒来已經被丢在森林里。她再不敢回到买她的那家去了，也不敢回到村里来，只得逃到沒人認識她的地方去討飯。

民主改革后我們一家团聚在一起了。我們一想起过去的苦日子，都要痛哭一場。

我的仇比雪山高，比大海深。过去我认为这是命里注定的，現在才明白，是土司头人給的，是蔣介石給的，蔣介石就是

土司头人的靠山。我要討还血債，向土司  
头人、向蔣介石討还血債！

(陈世昌整理)

---

注：藏話，初入喇嘛寺的小和尚。

## 吉克洛曲翻身記

万 鐸

1947年一个冬天的早晨，白茫茫的大雪，复盖着大地。牛羊躲进圈里，野兽躲进山窟。听不見鸡鳴犬叫，听不見狼号虎吼。凉山象一具冻硬了的僵尸，横臥在祖国西南，川滇交界的地方。这时，从凉山地区的一个偏僻的村落——两河口，彝族奴隶主吉克木基子家的牛圈旁，一条断断續續的脚印，直伸向原始森林。在那条脚印的尽头的雪地上，匍匐着一个赤身露体的青年。他右手握着一把斧头，左手握着一条草绳，艰难的爬起来，回头望了望两河口，簌簌地落下眼泪，又轉身向原始森

林走去。

他是一个十六岁的青年，名叫吉克洛曲，是奴隶主吉克木基子家的锅庄娃子。在那个大雪纷飞的早晨，他蹒伏在牛圈里，正在飢火烧心，寒冷难熬的时候，木基子推开门，把一把斧头，一条草绳抛在他的面前，要他冒着风雪，到老林里去砍柴。这倒不是吉克家缺柴烧，自入冬以来，洛曲照例每天早上赶着牛群上山放牧，晚上背着大捆的木柴回来。在那牛圈背后，还堆积了齐房檐高的一大垛木柴哩！洛曲眼看着茫茫大雪，禁不住直打寒颤，心想：“这不是故意整人吗？”他弯腰拾起斧头和草绳，嘴里嘟囔着：“砍回来那么多了，还不够你烤火？”木基子一听，黑丧起脸，照着洛曲“拍拍”就是两耳光，破口大骂：“够不够老爷知道，哪要你三道娃子（注1）养的多嘴。今天砍不回柴来，我

就砸碎你的骨头当柴烧。”洛曲不敢违抗，只好踏着没膝深的大雪，离开了牛圈。他赤脚光臂，披着一块遮前不能顾后的小羊羔皮，冻得浑身起鸡皮疙瘩。皮肤由红变紫，由紫变黑。冻硬了的双腿，象两条木棒，机械的轮换着踏进雪窝。忽然间，狂风从黄茅埂（注2）卷将下来，掀起冻硬了的雪块，象碎玻璃碴一样向洛曲撒下来。他一步一趔向前挪动，几次回过头来，想回屋里去，但是一想起木基子手里的皮鞭，和吊在大槐树上那条铁锁链，又不得不再继续向老林那边走去。

当洛曲用尽了最后一点气力，连滚带爬的到了老林边的时候，连声叫起苦来。原来狂风把山间的积雪，一股脑的卷进了老林，把所有的灌木丛，层层埋了起来。他试着向灌木丛接近，一下子陷进雪窝里，好半天才爬了出来。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尽

了，还是一根树枝也没有弄到手。眼看着天黑下来了，无奈何只好空手回到木基子家里。

洛曲怀着胆怯的心情，去见木基子。木基子一见他空手回来，顺手从火坑边挥起大皮鞭，向洛曲抽打起来。一鞭一声惨叫，一鞭一道血痕，直打得洛曲遍体鳞伤，昏厥过去的时候，才被木基子扯着他的腿杆，扔到门外的雪窝里。

大雪还在不停地下，狂风还在不停地刮。积雪的寒气，象无数的小虫，直钻进洛曲的骨髓。象无数的钢针，直刺进洛曲的心肺。他在急剧的痛疼中清醒过来，他想大声喊叫爹妈，救救苦命的孩子，刚一张口，却被狂风卷来的飞雪，灌进喉咙，呛的他喘不过气来。这时他隐约地听见从上房里传来木基子和他的老婆的笑声。

他不敢惊动主人的欢乐，忍着疼痛，

艰难地爬进牛圈。牛都安稳的臥在圈里，它們是洛曲朝夕相陪的伙伴。从他十二岁被木基子拉来当鍋庄娃子那天起，东方还未发白，他就赶起它們上山；月亮爬上东山，才赶着它們回到圈里。半夜里还要起来給它們喂上几把干草。小牛在山上調皮，踩了奴隶主的庄稼，洛曲就要挨打受罵，可他从来没有在它們身上泄过气，只是抱着小牛的脖項，輕輕地拍拍它的脑袋，亲暱地罵着：“坏家伙，就是你給我造罪。”五年了，小牛长大了，又生了牛犢，牛群从七只变成十五只，他为自己的“伙伴”增多而高兴，但是却从来没有得到木基子半句带笑的言語。他借着雪光看見今年夏天生下的牛犢，偎依在母牛的怀里，撒娇的搖摆着耳朵，母牛立刻伸出舌头，輕輕的舔着牛犢的鼻梁。“畜牲們还有阿母撫爱，阿大阿母（注3）呵！你怎么

就忍心叫你的孩子……”想到这里他伏在燕麦草堆里痛哭起来。

孩子是爹妈身上的血肉，他的阿大阿母岂能忍心自己的血肉受奴隶主的糟踏。但是在奴隶主统治下的凉山，他们哪有保护自己孩子的权利呢？洛曲祖父还在小时候，便被吉克家蒙上眼睛，装进麻袋，从普格县背到两河口，从此他家就开始了锅庄娃子的悲惨生活。当他的阿大三十岁那年，木基子发了“善心”，花了四锭银子，从马赫家买回半边丫头（注4），配给阿大叫奴隶传宗接代，给他们生下奴隶羔子。老夫妻生下洛曲兄妹七人，大姐、大哥马赫家拉走了，二哥、三哥和大妹，分给木基子的堂兄堂弟。还有个小妹卖了三十二锭银子，和马赫家平分了。洛曲是阿大、阿母最小的男孩子，舍不得被马赫家活活拉走，给木基子磕头求情，要求把他

留下。木基子看見洛曲小骨架長的結實，長大是條能干苦力的漢子；也為了籠絡他們一家人的心，於是大發“慈悲”，給了馬赫家十二錠銀子，留下小洛曲。他對阿大、阿母說：“我是為你們花銀子，可得叫你那些孩子們，給我吉克家好生干活。”從此洛曲落到木基子的魔掌里。十二歲給木基子放牛放羊，十四歲給木基子種庄稼，收下的燕麥、荞子堆滿了他家的倉房，但是洛曲經常連腐爛了的洋芋都吃不上。羊羔是吃草長大的，洛曲也是吃草長大的。山上的毒草多，小洛曲不敢亂吃，只得跟在羊子後面，吃羊子啃過的野草。對羊子，奴隸主還要抓把鹽喂一喂；可是，洛曲吃過二十二種野草，卻沒嘗過半點鹹味。

“這樣下去還有人活的嗎？我要跑！跑回普格去，那里是我的老家。那里一年

到头沒有寒冷，只有太阳。那里有我阿爷的兄弟姊妹。到那里开荒，自己种地，再也不受奴隶主的打罵，就凭我这双手，嘿……。”他想着想着，觉得有了指望。

可是普格在哪里呢？他茫然了！普格是老家，这话还是阿大告訴他的。逃回普格也是老阿大的希望。但是普格到底在哪里連老阿大也談不上来。他心上那颗希望的种子，还是老祖父临死的时候，埋进心里的，老阿大又把它传给洛曲。然而普格却始终是一个虚无漂渺的幻影，游幌在他们父子面前。何年何月才能回到普格呵！洛曲大哭起来。

这时木基子在火坑边饱餐了花砣肉，又过足了大烟癮，正准备睡觉。他听见洛曲的哭声，便拿起皮鞭来到牛圈。一见洛曲躺在燕麦草堆里，勃然大怒。一把抓着洛曲的瘦脚杆，狠命的一拉，把他抛在地

上。平常牛圈里滿是牛糞和稀泥，让牛踩成一个挨一个的蹄印，天一冷就凝結成一个个的冰疙瘩，比碎石子还硬。洛曲那滿身鞭伤的身子，經木基子狠命擦着地皮一拖，脊背的皮肤被那冰疙瘩挂破了，露出紅鮮鮮的嫩肉，直冒血。这样仍然不解木基子的恨，又照着洛曲沒头沒脑的几皮鞭。罵着：“三道娃子养的，你把草睡脏了，叫牛怎么吃。”

木基子打够了洛曲，覺得疲倦，才搖搖晃晃回房睡覺去了。剩下遍体鳞伤的洛曲，坐沒坐处，臥沒臥处，两手扶着墙壁，直挺挺的站在那里。寒风透过門縫和牆隙，吹到洛曲身上，就象小刀子割的一样疼痛。两腿站的麻木酸痛，头昏沉沉的，覺着天旋地轉，終于一跤跌倒了下去。那数不清的伤口，一碰着地面上的冰疙瘩，一陣剧痛象要把他的心撕裂。他本

能地惨叫一声，又打地上爬起来。天底下真是連洛曲躺一躺的地方都沒有呵！最后，他只好把牛推醒，挪出一小片地方躺下，靠牛在地皮上留下的一絲余温，帮助抵挡严冬黑夜的酷寒……。

冬去春来，洛曲长到十八岁了。苦难不仅沒有随着冰雪的融化而消失，相反，随着他年紀的增长，超体力的劳动重担，却日甚一日的加重，使他沒有半点喘气的机会。但是人們发现洛曲的眼里，时常閃射出咄咄逼人的光芒，以往还偶而露出的一点点笑容完全被沉思所代替。他不愿和任何人談話，耕地的时候，他死命抽打牛；砍柴的时候，抡起斧头，一砍就把一大片树木砍个精光，借此发泄他积淤滿腹的忿怒和仇恨。

一个初夏的傍晚，洛曲刚砍完最后一担柴的时候，老阿大踉踉跄跄来到老林

里。他們雖說住在一個村子里，却很少能見上一次面。他看見老阿大眼窩深陷，只剩下一張皮包着老骨頭，禁不住一陣心酸，就抱着阿大放聲哭起來。老阿大撫摸着洛曲，老淚縱橫哽咽着說：“孩子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！”

“阿大呀！不能再呆下去了，普格在哪裏，快告訴我，我們逃走！”

“傻孩子！我要知道在哪裏，我不早就逃走了嗎？況且普格也是奴隸主的天下，天下沒有不吃人的豹子，沒有不拷打娃子的奴隸主。”

“要是那樣，就死了算了，何必活活受罪。”洛曲失望地說。

“別這樣想呵！我想尋死想了多少次了，可是一想起紅軍要回來，就不管受多大的苦，多大的難，還是要活下去。”

“紅軍！誰是紅軍？”

“紅軍，是新漢人，十九年前打涼山沽基家的地面過，聽從沽基家逃出來的娃子說，紅軍可好啦！不打人，不罵人，他們還要解放奴隸，給娃子們分田地。”

“真的嗎？阿大，我去找紅軍去。”

“紅軍的腿長，娃子的腿短，我是找不到的。紅軍不說空話，說回來一定回來，咱們會把紅軍等回來的。”

月亮已經爬上半天空了，洛曲忘記了飢餓和疲倦，仍津津有味的聽老阿大講述紅軍過涼山的故事。從此洛曲心中燃起一團希望的烈火，眼前也呈現出一片光明。他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和從老人們那里聽來的神話故事，去想象娃子的救星——紅軍，是怎麼樣的“天菩薩”。不論是黑天白日，刮風下雨，或是在地里干活，或是在睡夢中，總覺得那個“天菩薩”在笑喜喜的向他招手。有一天，他正在地里干

活，忽然聽見天上有隆隆的响声，原来是一架飞机凌空而过。洛曲沒見過飞机，他想，只有紅軍才有飞上天的本領，莫不是紅軍来拯救我們受苦受难的娃子来了？于是他扔了鋤头，順着飞机飞去的方向追去。飞机越过高山飞走了，洛曲大声的喊着：“紅軍，你快回来吧！”

1950年，人民解放軍来到了大凉山，虽然还没有来到这偏僻的两河口，紅軍回来了的消息，却在娃子中間悄悄的轉播着。吉克木基子心慌意乱，覺得在自己統治下的奴隶，就象一堆干柴，一遇到紅軍就象触了火种，立刻会烧起熊熊的烈火，将自己焚化。特別当他想到和洛曲一家人結下的仇恨，更使他坐臥不安。他把心里話告訴他老婆說：“趁早把洛曲卖了吧！还能落几錠銀子。”

“洛曲可是那老不死的心尖子，要卖

洛曲，他可要鬧起來。”

“誰不見錢眼紅，就說分給他家一半，錢到手，還能由他？”

木基子找來老阿大商量賣洛曲的事。老阿大一進門，看見木基子第一次向他露出和善的笑容，還招呼他坐在鍋庄邊。這種破例的態度，使老阿大格外不安起來。木基子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開口了：

“聽說沒有？解放軍到涼山來了，解放軍就是二十年前的紅軍……紅軍可不是好惹的，吃人肉，喝人血，這回到涼山來，咱們彝家又要遭殃。”

這些話老阿大倒不是第一次聽見。他從六十年來的生活經歷中，明白了一條道理——凡是奴隸主說的壞人，實際上都是好人。木基子罵紅軍罵的愈凶，紅軍在老阿大心中的分量愈重。但是木基子今天要什麼鬼板眼，老阿大一時還猜不出來。

“你是我吉克家的老娃子了，你們祖孫三代人，都是吃我吉克家飯，穿我吉克家衣，雖然打過你們，罵過你們，也都是為着叫你們學好，可不是為着別的。”

“當家的，你有話直說吧，你對咱的‘好處’忘不了就是。”

“忘不了就好。你如今老了，還能活幾天呢？今生受了一輩苦，來生還能再當娃子？叫我看，你趁早積幾個錢，請畢摩（注5）給你念念經，趕走魔鬼，下輩子也有個好投生。”

“飯都沒吃的，哪有錢請畢摩趕鬼嘍？”

“想辦法呀！前幾天阿侯家找我買娃子，依我說，咱們把洛曲賣給他，銀子賺！咱們平分。要是洛曲叫紅軍拉走吃了，你什麼也落不到。”

老阿大一听要賣洛曲，氣得火星直

冒，顛巍巍的站起来，扭头就往自己家跑。木基子连声喊叫地追出大门。当木基子叹着气刚转回家里的時候，忽听得老阿大在门外吼叫，他仓惶地出来一看，只见老阿大手提一把菜刀，两眼瞪得溜圆，拄着腰站在当院。木基子见势不好，扭头就往屋里鑽。老阿大一个箭步，窜到木基子跟前，抓着他的领口，用力一扯，将他摔到当院。木基子有生以来连听还没听到过娃子敢对主子这么厉害，气的浑身打哆嗦，骂道：“臭娃子，你敢造反。”正要翻身爬起来时，老阿大的菜刀，已经举到他的眼前，吓得他满面灰白，双手抱着头，软瘫到地上。老阿大咬牙切齿，用那嘶哑的喉嚨对木基子说：“木基子！娃子是你家的，刀是我家的，你敢卖掉洛曲，我就砍掉你的头。”说完，也不听木基子的回答，迈着大步，离开了木基子的家门。

木基子惊魂未定，立刻向人打听老阿大的去向，听人说老阿大带着刀上山去了。临走之前，给村上的人们说，只要听说卖掉洛曲，就回来砍死木基子。木基子一来害怕解放军来了以后，对自己不利，二来也怕单独碰见老阿大同他拼命，一听这话，赶快对众人讲，永远不卖洛曲了，并托众人四处寻找，请阿大回家。

老阿大持刀和木基子斗争的消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几天功夫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知道了。娃子们人人伸出大姆指称赞他。他在老林里躲藏的时候，天天都有人背着奴隶主给他带洋芋、荞粑来充飢。老阿大在老林里呆了三天，回到家里时，村里的男女老幼，都跑来看望他，他那小茅屋一连几天串门子的客人不断。本来木基子打算把阿大叫回来之后，再想办法谋害他，但是一看到村里人那样对待老

阿大，一时也不敢下手了。

从此之后，洛曲在木基子家里，得到了分外的优待，不挨打，不挨骂，重活都分不到他的头上。洛曲心里明白，有朝一日，木基子报复的毒手，会落在自己头上，因此格外的小心。几个月的时间，平静的过去了。这天，吃过早饭，木基子忽然亲热地喊住洛曲，叫他到上房里来。

“洛曲呀，你今年二十岁啦吧！该安家娶婆娘啦，你家几辈人给我干活，我可不能不为你操心呀！晃宁那儿有个丫头，长的可好啦，你若想要，明天就送你去那里成亲安家。”

洛曲到底年轻，木基子一片花言巧语，可真有些心动了。他多么想离开木基子的家呀，多少个夜晚，他在幻想着有那么一天，自己安了家，夫妻俩开荒生产，积存点钱，贖回自己的身子，使后辈

儿女，从他这一代起，不再过锅庄娃子的苦难生活。今天，木基子竟然答应把他送到外地去安家，确实打动了他的心。于是他答应木基子说：“我给阿大商量一下吧！”

“你长大了，凡事可以自己作主了！你阿大老糊涂了，找他商量个啥！其实，你阿大也不会不答应，娃子长大了，都要安家，给主人生养崽子的。”

“什么？给你生养崽子的。”木基子的话象火种点燃了爆竹一样，唤起了洛曲的记忆，激起了洛曲的仇恨，使他想起他的兄弟姊妹们怎样在呼爹叫娘的痛哭中，被奴隶主一个又一个拉走。想起每当拉走一个兄弟姊妹时，阿大、阿母一连几天，饭不进，水不饮，坐在房门口流眼泪。想起一家人一年仅有的一次团聚中，谁也不愿诉说一年之中挨过的无数次鞭打，都是

噙着眼泪强装笑颜。想起九岁的小妹被拉走不到半年，就被打个半死，抬回家中，喊了一声阿大、阿母就断了气……。这一切都是木基子给他们制造出的。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木基子，又要用同样的手段，叫他重复阿大、阿母的命运，叫他象牛、羊一样配种生崽，他将来也硬着心肠把亲生的骨肉，送给奴隶主，过那不如牛马的生活。不能，绝不能！这样做对不起祖先，对不起后代的子孙。他突然变得象一只咆哮的狮子，跳将起来大吼道：“我是人，不是生崽养羔的牛马，我是人！”说完挺着胸脯走出木基子的院子。

这场斗争之后，木基子软的硬的想了很多办法，想使洛曲父子屈服。不久以后，老阿大经不起这种种折磨去世了，孤零零的剩下洛曲一人留在木基子家中。他是木基子的眼中钉，木基子一次一次的想把他

杀死。但是卖掉洛曲，至少可以买回三个小娃子，木基子也就下不了决心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人民政府的工作组来到了两河口。

工作组一到两河口，首先宣布了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禁止买卖奴隶的决定。娃子百姓们欣喜若狂，洛曲更把工作组的同志们当成亲父母兄弟一样，作为自己的靠山。他相信毛主席派来的这些人，会帮助他砸开身上的锁链，搭救他跳出火坑。木基子对工作组真是恨入骨髓。他看见洛曲常往工作组住的地方去，就判定一定是洛曲在告他的状，他整天六神不安，逢人就說：

“洛曲的心坏了！心叫汉人拿跑了！”每逢看到洛曲和工作组的人们接近，他都要叫洛曲回来，說一套“石头不能当枕头，汉人不能交朋友”的鬼話。洛曲按照

工作組的叮嚀，不當面和他頂碰，把木基子的破壞話原封匯報給工作組。

1956年，民主改革的號角響徹了涼山，千百萬奴隸群眾，個個磨拳擦掌，準備和奴隸主展開鬥爭，奪回他們做人的權利。黨為了更有秩序的領導這一奴隸解放的鬥爭，喜德縣委決定召開積極分子代表大會。洛曲是工作組選定的積極分子之一。當他接到叫他到縣上開會的通知時，興奮極了！飛跑到阿母那里，抱着她的雙肩搖個不停。

“阿母，阿母！我要去縣上開會去了，開會回來，就實行民主改革。那時，咱們就有了自己的土地，自己的房屋，自己的牛羊。阿哥、阿姐都要從奴隸主家里解放出來，咱們一家人團圓了。阿母，你高興不高興？”

“高興，高興呀！我的孩子，這一天

总算盼到了！”

“阿母，你快给我准备点干粮吧，我带到路上吃。咱家没有，你就去借一点吧，咱们将来一定还得起的，快去吧！阿母！”

“是呵！会还得起的，我马上去借！”

正当阿母要出门借粮食的时候，木基子象一座凶神似的，站在门口，发出一阵狞笑。

“好哇，积极分子，你要去县上开会，好回来斗争我呀！”阿母吓得直往后退，洛曲上前一步，用身子当着阿母。

“要去开会，你想怎么样！”

“我劝你放明白一点，共产党是小河涨水，来的快消的也快，水消石头在。你们这些白骨头（注6）想搬倒我们黑彝，那是妄想，你还是不去为好。”

“木基子，你想叫我们永远当你的奴

隶，永世不能翻身嗎？人民政府叫我去开会，你管不着。”

“好哇，随你便，去不去在你。洛曲，你听清楚，你要不去开会，你还可以在我家干活，不打你，不罵你，想吃鸡給你打鸡，想吃羊給你打羊。你去开会的话，你阿母、阿哥、阿侄們，可都在我吉克家手心里，我可就要杀……”

“你杀吧，你杀了我們全家，你杀不完凉山的娃子百姓。毛主席会給我們作主，紅軍会替我們伸冤！現在凉山不是你們奴隶主的天下啦！”

洛曲一掌把木基子推倒在地上，冲出破烂的茅屋，昂首闊步，向喜德奔去。

以后的事，就用不着交代了。讀者如果还想知道洛曲現在的情况，告訴你，他現在是共產黨員，在凉山駐軍某部九連第三班当班长哩。

---

注：1. 三道娃子，即锅庄娃子。

2. 黄茅埂，山名，在美姑与雷波县之间，是凉山地区最高的一座山。

3. 阿大，——父亲；阿母，——嫫嫫。

4. 半边丫头，即女奴隶，其人身一半属于买主，一半属于奴隶主。

5. 毕摩，即巫觋，专门给人祭祀念经。

6. 白骨头，对白彝的贱称。这里是泛指奴隶阶级。